我学医、行医加起来前后有二十年，二十年的时间里看到了不少生与死。生命的诞生大致相同，但生命的逝去则千态万状，让人刻骨铭心，难以忘却。我常常想起那些与我擦肩而过又归于冥冥之中的生命，想起他们起步的刹那以及留给生者的思索，从而感到生与死连接的紧密与和谐。那一个个生命的逝去，已残缺为一块块记忆的碎片，捡拾这些碎片是对生的体味，对

命的审视，是咀嚼一颗颗苦而有味儿的橄榄那时年轻，不知何为生死，我的班长与我是“一帮一,一对红”，我们常常坐在水泥池子的木板上谈心。我们谈的常是一些很琐碎的事情，诸如跑操掉队、背后议论人、梳小辫臭美等。我们屁股下面的池子里，黄色的福尔马林液体中泡着三具尸体，两男一女，他们默默地听了不少我们之间的事情。有一天，班长说，他将来死后要把遗体献给学校，为医学教育做贡献我才突然觉得池子里面躺着的是三个“人”

水泥池子上的木板很硬，很凉，药水的气味也很呛

“文革”时，他从八楼顶上跳下来，当时我恰巧从下面走过，他摔在我的面前，我下意识地奔过去，以为这是一个玩笑。他很平静地侧卧在地上，没有出血，脸色也相当红润。他看着我，想说什么，嘴唇动了一动，但只是两三秒的工夫，面部的血色便褪尽，眼神也变得散淡。我随着那目光追寻，它们已投向了遥远的天边。

三天后我看见他从湖南赶来的老父亲默默地坐在太平间的台阶上，望着西天发呆，老人的目光与儿子的如出一辙西面的天空是一片凄艳的晚霞。

她是个临产的产妇，长得很美，在被我推进产房的时候，她丈夫拉着她的手，她丈夫很英俊。这是对美丽的夫妻，他们一起由南方调到这偏僻的山地搞原子弹。平车在产房门口受到阻滞因为夫妻俩那双手迟迟不愿松开孩子艰难地出了母腹，是个可爱的男婴，却因脐 带绕颈而室息死亡母亲突发心衰，抢救无效，连产床也没有下.....·这一切前后不到两个小时·.....我走出产房，丈夫正在门外焦急地等候，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他说,他想躺一躺，我把他安排在医生值班室让他歇息。

半个小时后，我看见他慢慢地走出了医院大门。

儿子在母亲的病床旁，须臾不敢离开，医生说就是这一两天的事。儿子才从大学毕业，是独子，脸上还带着未经世事的稚气。母亲患了子宫癌，已无药可治。疲惫不堪的儿子三天三夜没有合眼,母亲插着氧气在艰难地喘息，母子俩都怀着依依难舍的心紧张地等待着那一刻的到来。中午，儿子去食堂买饭，我来替他守护，母亲一阵躁动，继而用目光寻找什么，喉咙里发出呼噜呼噜的声响，我赶紧到她跟前，那目光已在失望里定格。

儿子回来，母亲的一切都已结束。他大叫一声扑过去，将那些撤下来的管子不顾一切地向母亲身上使劲插....

撒在地上的中午饭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子里。

我给这个六岁的男孩做骨髓穿刺的时候孩子咬牙挺着，孩子的母亲在门外却哭成了泪人儿。粗硬的带套管的针头扎进嫩弱的露骨前上脊，那感觉让我战栗，是作为医生不该有的战栗。我知道，即使打了麻药，抽髓刹那的疼也是难以忍受的，而孩子给我的只是一声轻轻的呻吟。取样刚结束，孩子的母亲就冲进治疗室，一把抱起她的儿子，把他搂得很紧很紧。孩子挣出母亲的搂抱，回过身问我:“这回我不会死了吧?

我坚定地回答:“不会。”半个月后，孩子蒙着白布单躺在平车上被推出病房，后面跟着他痛不欲生的母亲。临行前，我将孩子穿刺伤口的纱布小心取下，他在那边应该是个健康、完整的孩子。辑棒的车声消逝在走廊尽头，留下空空荡荡一条楼道。

她是养老院送来的，她说她不怕死，怕的是走之前的孤独。我说我会在她身边的。她说:“我怎么知道你在呢?那时候我怕都糊涂了。”我说我肯定在。她说:“都说人死的时候灵魂会与肉体分离，悬浮在空气中，我想那时我会看见你的。”于是她就去看天花板，又说:“要是那样我就绕在那根电线上，你看见那根电线在动，就说明我向你打招呼呢。”我笑笑，把这些看做病人的遐想。

她临终时我如约来到她的床前，她没有反应，其实她在两天前就已经昏迷。她死了，我也疲倦地靠在椅子上再不想动，无意间抬头，却见电线在猛烈地摇晃。

窗外下着雨，还有风。

.....这样的碎片于每位医生都会有很多，它们并不闪光，它们也很平常，但正是在这司空见惯中，蕴含着一个个你我都要经历的故事，我们无法回避，也无法加以任何评论，我们只能顺其自然。生命是美好的，生命也是艰难的，有句话说“未知生焉知死”，我想它应该这样理解，“未知死焉知生”。我想起 1985年在日本电视里看到的一个情景，那年8月，由东京飞往名古屋的波音747 飞机坠毁在群马大山，全机 224人，220人遇难。飞机出事前的紧急关头，一位乘客匆忙中写下了一张条子:感谢生命。